

萧白镛

二胡大师萧白镛访谈录

口述者 萧白镛
访谈者 张荫尧

二胡大师萧白镛访谈录

口述者 萧白镛 ○ 访谈者 张荫尧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二胡大师萧白镛访谈录 / 萧白镛口述者；张荫尧访谈者. — 上海：
上海音乐出版社，2018.8

ISBN 978-7-5523-1575-2

I. 二… II. ①萧… ②张… III. 萧白镛－访问记 IV. K825.7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8）第 147941 号

书 名：二胡大师萧白镛访谈录

口 述 者：萧白镛

访 谈 者：张荫尧

出 品 人：费维耀

责任编辑：高 嫣

封面设计：翟晓峰

印务总监：李霄云

出版：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200001

上海音乐出版社 上海市打浦路 443 号荣科大厦 200023

网址：www.ewen.co

www.smph.cn

发行：上海音乐出版社

印订：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：640×978 1/16 印张：8 插页：4 图、文：128 面

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－2,000 册

ISBN 978-7-5523-1575-2/J·1457

定价：38.00 元

读者服务热线：(021) 64375066 印装质量热线：(021) 64310542

反盗版热线：(021) 64734302 (021) 64375066-241

郑重声明：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萧白镛简介

7岁开始自学二胡，1959年考入上海民族乐团。

1963年8月应中国中央歌舞团之邀，与胡松华、才旦卓玛参与独奏、独唱节目，前往苏联、波兰、罗马尼亚、蒙古访问演出。

1965年在上海锦江小礼堂为毛泽东主席演奏《二泉映月》《赛马》等曲。

1979年3月在上海音乐学院大礼堂举行了两场个人独奏音乐会，用二胡、中胡、高胡、板胡等多种拉弦乐器演奏了二十多首风格题材各异的乐曲，开创此类音乐会先河，以出众的演奏技艺轰动一时。

1979年9月在上海友谊大厦为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（Margaret Hilda Thatcher）独奏演出，撒切尔夫人称赞其演奏极具魅力。

1988年被中央文化部评为尖子演员。

1991年首次在中国台湾演出。

1993年与香港BMG唱片公司签约推出唱片《满江红》后，于短短三个月内获得白金唱片的骄人成绩，亦成民乐及古典音乐史上的奇迹。

2004年任台南艺术大学中国音乐学系客座教授。

2009年任台北市立国乐团艺术顾问。

2010年王力宏拜萧白镛为师，并称萧大师为当今二胡第一把交椅。

2010年12月4日、12日分别在上海、香港举办“刘天华与阿炳专场独奏会”。

2011年12月9日在上海音乐厅演出“经典名曲梦——二胡大师萧白镛独奏会”。

2012年5月在台北中山堂举行“刘天华与阿炳专场独奏会”。

上篇 人之情

琴童岁月.....	1
第一份工.....	8
遇见伯乐.....	10
难忘的演出.....	16
全能琴师.....	21
卖站票的胡琴独奏音乐会.....	26
师恩不忘.....	29
双白金唱片奖.....	42
港台人与事.....	45
随遇而安.....	51

下篇 琴之艺

自然为王.....	63
拉“味道”.....	68
“点”与“位”.....	72

气韵与运弓·····	77
借鉴：以我为主·····	80
伴奏、乐手与独奏家·····	82
手中有琴似无琴·····	85
贵的琴不等于好的琴·····	89
伴奏要像搀扶老人过马路·····	93
学、会、精、化·····	95
大师的期待·····	121
 结 语·····	 123

上篇 人之情

琴童岁月

张：印象中您是一位老上海，是吗？

萧：是的，我出身在上海，在上海长大，我的事业也是从上海起步的。所以我可说是一个老上海了。

张：上海历来就是一座移民城市，许多所谓的老上海人实际上也都是从全国各个地方移居而来的。敢问您的祖籍是？

萧：我的祖籍是广东潮阳市，上世纪三十年代我的父母跟着祖父从广东移居来上海。

张：能不能说说您的双亲？

萧：我母亲是个家庭妇女。因患肺结核她早早地就离开了我，那年我年仅三岁。

张：哦，幼年丧母是人生大不幸啊。

萧：我母亲病危时我年纪幼小，所以在她弥留之际家人都没让我去医院探望她，因此也就没能去“送”她。过去那么多年了，但只要想起母亲，我心里还是感到难过和歉疚。

张：这不能怪您自己。您母亲病危时您这么幼小，家里人出于对您的保护不让您去探望她，也情有可原。您琴拉得这么好，是不是出身于音乐世家？

萧：不是。但我父母都非常喜欢音乐、喜欢戏曲。

张：人们常说天才总是有异于常人的一面。既然说到了您的童年，我好奇的是，您小时候是属于调皮的呢，还是偏文静的？

萧：可以说是一个捣蛋鬼。（笑）举一个例子。记得小时候我的一

位亲戚结婚，家里人商量下来让我做小傧相。结婚仪式中，新郎、新娘挽着手出场见长辈，我呢心不在焉地拉着新娘的婚纱跟着走。走到半路，大家发现小傧相不见了，原来我这个“擅离职守”的小傧相正在路边的空地上翻跟斗呢。（笑）

张：按现在的说法，当时您也是“熊孩子”一个！

萧：和一切“皮”（上海话“顽皮”的意思）小孩一样，我总是喜欢东摸摸、西摸摸，手脚不停的。记得有一次我独自在一个花园里玩，看到一朵花上面停着一只金黄色的飞虫，我以为那是一只苍蝇，伸手就拍。惨的是那并不是苍蝇而是蜜蜂！刹那间我的手给狠狠地蜇了一下，即刻肿起来。这个痛啊，现在说起来手好像还痛呢（笑）。

张：您是什么机缘之下拉起二胡的呢？

萧：拉二胡之事和我父亲有点关系。我的父亲是职业医生，一名西医。同时他曾经跟卫仲乐先生学过二胡（卫仲乐：著名民族音乐家、音乐教育家）。我记得当时他经常拉的曲子是《木兰从军》《月夜》等。由于他是职业医生，工作非常繁忙，尽管喜欢拉琴，但受累于工作也只能休息时偶尔玩一下。

张：这样说来您拉二胡是受到了您父亲影响。

萧：也可以这么说。我父亲的二胡平时就放在家里。记得那把琴是

一把质量非常差的琴，琴杆是用竹子做的，用一根细铅丝把弦绑起来作为千斤。好多年后我拉二胡已小有名气时我父亲跟我说起那把琴，说那是他用三毛钱买来的。记得家里还有一本刘天华写的二胡曲谱，我经常似懂非懂地看着曲谱，拉着我父亲那把“破”二胡。

张：那时您大概几岁？

萧：差不多七岁吧。

张：我好奇的是，在您的心目中谁是您的二胡启蒙老师？

萧：说起我的启蒙老师，就要说到我的四位叔叔。他们二胡学得比我早，个个都拉得很好，其中和我同岁的小叔简单地教了我一下如何按弦、持弓、看谱，然后我就自学起来，没有多久就和叔叔们一起拉着玩了。后来我又参与了社会上各种民乐合奏、伴奏的表演活动，直到18岁进入民族乐团，才开始接受正规学习。这么说起来，我的同龄叔叔就应该算作我的启蒙老师了吧。（笑）

张：您是一位天才型的二胡大师。我好奇的是：您从小就意识到自己是一位音乐天才吗？

萧：我小时候并没有正儿八经地拜师学琴，之后也没有进专门的音乐院校学习。说到我在演奏二胡方面得到大家肯定的原因，可

能是我这个人比较会思考，悟性比较好吧。在第一届全国二胡比赛得奖后，有人将我归于天才演奏家之列，可那个时候我并不认为自己在二胡演奏上有比其他人更高的天赋。可是在教学生拉琴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个现象：在我看来一些演奏技巧并不那么复杂、难度并不怎么高的曲子，而我有些学生拉起来却感觉困难重重，以至于花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加以练习，效果却一般。这时候我明白了：这大概就是有人称我为“天才”的缘故吧。

张：您的学生是您的镜子，通过教学使您认识了自己，是不是这样？

萧：你要这么说好像也没错。（笑）

张：还记得您艺术生涯中的第一次面对观众的独奏表演吗？

萧：我记忆中第一次当众表演是拉给我小学同学们听的。那个时候我应该是10岁左右吧。我的小学班主任知道我会拉胡琴，有一天也不知道那一天他头脑中哪根弦搭住了，早上见到我说：“萧白镛啊，我知道你会拉胡琴，要不今天课后你拉个曲子给班里同学听听？”他随即点了一首当时最流行的曲子，说：“你就拉《白毛女》里的《北风吹》好了。”那个时候我只是自己胡乱拉着玩的，要我面对着这么多同学拉琴，那也算是一件大事情！下课了，我就坐在自己的座位拿起二胡，同学们转过身来认真地看着我拉。如果说那次拉琴算是独奏表演的话，那

我第一次的二胡独奏就是在小学课堂里完成的。

张：有了第一次的成功表演，之后练琴、表演的兴趣一定提高不少吧。

萧：随后的几年里，我都比较认真地练琴，拉琴的兴趣也提高了不少。过后不久，我参加了的一个名叫“海音”的业余合唱团里的民乐队。那些日子里我经常去参加排练，记得有一次排练《春江花月夜》，我坐在乐队里，一面拉着二胡一面听着这么多乐器合奏所发出的音响，感到太好听了！除了在业余音乐社团里拉琴留有印象之外，印象深刻的就是小时候和几位叔叔在街边上拉琴的经历。

张：在马路边上拉琴？那是怎么回事？

萧：我祖父是开炒货店的，店里卖炒蚕豆、炒珍珠米（上海方言：玉米）等各色各样的炒货以及不同品种的杂粮，店铺就开在上海一条叫马当路的街上。到了夜晚，炒货店打烊（“打烊”，上海方言：关门）后，也就是我和几个叔叔开“露天音乐会”的时候了。我和我的叔叔们各自搬张小凳在炒货店前的马路边坐定成圈，几把琴同时拉响，气势不小。琴声一起，吃完晚饭的街坊邻居就围拢过来看我们表演，路过的行人也会被我们的琴声所吸引，驻步欣赏。我跟着几位叔叔拉琴，感觉好似在真的舞台上一样，很有满足感。

张：据我了解，您那个时候除了拉二胡好像还学过小提琴？

萧：年轻人总是兴趣广泛，14岁时我心血来潮，想学小提琴了。父亲听说我想学小提琴也很赞同。时过不久他就陪我去坐落在南京西路上的上海第一百货公司。那时候第一百货公司四楼乐器柜台卖乐器是出名的。父亲在那里替我买了一把广州产的小提琴，还记得那把小提琴的价格是人民币19.5元。琴有了，父亲就通过关系替我找了一位小提琴老师。我的小提琴老师很有名，曾担任过北京中央广播乐团首席，他教我的时候已经退休。一堂课3元人民币，每个月四堂课，学费一个月12元。他的名字我还记得，叫陈宗辉。

萧：我小时候调皮，也会偷懒。约定每周周日上课，但我周一到周四能不练琴就不练，到了星期五眼看挨不过去了，赶紧练一两个小时，周六再练，周日就去老师那里上课了。但有一点我还是要自我表扬一下，那就是我要么不练琴，要练琴就全神贯注，非常的认真。也许他觉得我天分不错，练琴练得也蛮好，所以拉练习曲时经常让我跳着拉，所以我拉小提琴的进度相当的快。

张：学了小提琴还继续拉二胡？

萧：尽管跟专业老师学小提琴，但是每天晚上我还是要参加民乐队的排练、演出，所以二胡是不离手的，应该说是两种乐器一起学。

第一份工

张：您是在什么情况下告别了“琴童”生涯，走上了靠“琴”吃饭的道路的？

萧：正儿八经地学了两年小提琴后，我遇到了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。有消息说浙江越剧团要招小提琴临时工，经越剧团里弹三弦的宋全根介绍，我去那里当了小提琴手。记得当时浙江越剧团分为两个团，一团是纯女子团，二团男、女角混编，我去的是二团，签了三个月聘用合同，月薪 39 元。那年我刚满 16 岁。



16 岁担任浙江省越剧二团小提琴手，摄于剧团宿舍前

张：16 岁时您就离开上海去浙江工作了？那个时候浙江越剧团地处哪个城市？

萧：在杭州，还记得是杭州市孩儿巷。对于从未离开过上海的我来说，杭州是个很远很远的城市。和上海满是平地不同，杭州有山。孤独一人时，眼望远处重重叠叠的山影，内心充满孤寂感。

张：想家？想家人？

萧：对，想家，想家人。

张：算起来，您16岁时应该是1957年吧。1957年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可是不同寻常的一年啊。

萧：是的，1957年正逢“反右”运动。记得在那三个月中，几乎都是白天开会、晚上演出，周而复始。我在剧团的那段时间里也天天开批判会，批判著名越剧演员姚水娟等人。我年纪尚小，那些事我搞不懂，也听不明白。每逢开会，我会忍不住地打瞌睡，有时候坐着坐着身子就歪到一边去了。边上一位同事看到我老打瞌睡，有一次他悄悄地往我手里塞了个烘山芋（上海方言：烤红薯），压低声音对我说：“别打瞌睡了，吃个烘山芋。”现在想起来也蛮有趣的。三个月里除了演出就是不停地开会、开会。我实在熬不住了，三个月一到，我找剧团领导说我要回上海了。

遇见伯乐

张：在浙江省越剧团二团打了三个月短工，离团了？

萧：是啊，做了三个月我回上海了。一晃又过了两年，1959年6月份，浙江越剧团一团又来找我，说是香港文华电影公司来剧团拍越剧电影《西厢记》。不巧的是，剧团的小提琴手何占豪两年前考入上海音乐学院，读书去了，不能参加录音。剧团领导知道我曾在二团担任过三个月的小提琴临时工，要拍越剧电影《西厢记》了，就又想到了我。就这样我又一次去了浙江越剧团工作，只不过前一次去的是二团，这次去的是一团。

萧：越剧电影《西厢记》拍完后，我就随剧团在浙江省省内各个城市巡回演出。到温州那一站演出时，上海民族乐团琵琶演奏员许关龙来找我。我和许关龙聊了些越剧团工作情况。谈话间许关龙说：“你的专长是二胡，在越剧团拉小提琴也不是长久之计。现在上海民族乐团正好在招人，我觉得你应该去那里工作。”说着，他拿出了一张空白表格：“你看，我入职表格都带来了。如果你愿意去的话，可以填一下。”我问他：“进上海民族乐团要不要考试？”他说：“要考试的，而且考试的项目多，难度也很高。”我问：“都要考些什么？”他回答我：“拉琴当然是第一位的，而且你拉琴时有人会围着你兜兜转地看。另外会要让你写上几句旋律，并配上一点简单的和弦。”听他这么一说，我急忙摇头：“不去了，考我二胡没问题。让我写旋律、配和弦可不行，我从没学过那些东西。算了吧，我不去了。”

张：这个故事很有意思，后来呢？

萧：事实上，许关龙早就向上海民族乐团团长兼乐队指挥何无奇推荐过我，说：“我要介绍一位非常有天分的拉二胡人来团里。”许关龙还当着领导的面拍胸脯保证：“如果我推荐的人不好的话，我从乐团出去！”有关考试的事情，他是在开我玩笑，吓唬吓唬我的。

张：哟，他还发了毒誓！

萧：许关龙对我是真了解，所以才敢说出这么硬气的话。

张：就这样您离开了浙江省越剧团去上海民族乐团工作了？

萧：是的。

张：看来当时的上海民族乐团领导还是识才、重才的，当然许关龙老师的竭力推荐也起了作用。那么，您是怎么告诉浙江省越剧团您要去上海民族乐团工作这件事的呢？

萧：在浙江越剧团二团拉小提琴的这两年间，剧团领导对我也是蛮认可的。他们也希望我在他们团里做下去，并且告诉我会把我列入乐团的正式编制。他们知道我会拉二胡，吹笛子，也打算培养我担任剧团“主胡”。如果我愿意的话，还可以让我担任笛子演奏员。思前想后，我还是决定回上海工作。1959年12